

也许因为吃过苦，又当过十几年农民和乡村教师，所以，我觉得自己特别适合写农民。

17年前，我被派往洋山深水港挂职写作。我住在指挥部里，与工程师、设计师同桌吃饭，与专家、指挥员同下工地……说起来也算努力，可毕竟初识海洋工程，写得有些艰难。

那天去海边工地，总指挥指着一支正在浪海中扎钢筋的队伍说：这是一支农民工队伍，你可以写写他们。

说农民工是世界上最苦最累的人，一点没错。那个冬天，滴水成冰，海风呼啸，浪花像碎玻璃一样割人。农民工在海上施工，吃喝在海边，连睡觉也在海边工棚里。这样的日子，他们已经过了20年。浦江两岸、长江沿线，凡是大型码头，都有他们流下的辛勤汗水。上海建成今天的国际

走向我们的 小康生活

这是一支唱不厌、听不够的歌。每当七一，“这山唱来那山和”“大海扬波作和声”。久唱不衰，魅力隽永。

若要试问，此歌首唱是谁？肯定大多会指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。许多媒体也这样报道。她确实唱过，也录了很多唱片、磁带、CD。但首唱不是她。

任桂珍跟我说过这件事。1963年3月间，毛泽东题词发表以后，各地“向

雷锋同志学习”的热潮猛涨。雷锋是沈阳军区某部一名驾驶班班长，因公殉职的时候才22岁。他生前是模范共青团员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养成

品性，感动国人。我当时正上初中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今天还能熟练默写出这样四句雷锋

的人生座右铭：“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，对工作像夏天般火热。对缺点像秋风扫落叶，对敌人像严冬般冷酷无情”。

可见当时宣传深入人心。

上海在毛泽东题词发表不久，同年早春二月，在文化广场召开了7000人的学雷锋动员大会。就在这次大会开始之前的20分钟，上海歌剧院领导交给任桂珍一项紧急任务，要她马上在大会上演唱一首刚谱写的新歌。她接过歌谱，轻声哼唱了几遍，一转身就登上了“唱支山歌给党听”。

我把党来比母亲。母亲只生了我的身。党的光辉照我心……”

歌声刚落，7000人同时击掌，恰似春雷作响，歌唱家喜出望外。一般新歌首唱，就像路遇陌生人，难得如此强烈共鸣。她哪里料到，一个月以后，这首歌在全国城乡处处唱响。

作品的典型意义，在于表达社会最普遍的思想情感。姚筱舟的诗歌，道出了雷锋的心声，唤起了作曲家创作的热忱，也激发

了歌唱家深情“献声”。

不约而同，任桂珍与姚筱舟同年出生，只不过一个在江西，一个在山东。任桂珍父亲是地下党员，她从小受革命影响，15岁从济南家里出走，随军远征。因为喜欢唱歌跳舞，加入战地宣传队。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，在抗美援朝炮火燃烧的坑道里，任桂珍舍生忘死，纵情歌唱最可爱的人。

1956年，她随“革大文工团”进入上海歌剧院，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，对党始终感恩在怀。也可以说，任桂珍即唱响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前期准备不只是20分钟，而是30年的人生为她这次演唱提供了丰厚的感情储备。

有别于其他一些颂歌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潜在一些戏剧性：“旧社会鞭子抽我身，母亲只会泪淋淋，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，夺过鞭子揍敌人”。“我”、“母亲”与“党”三者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命运关系，而道具“鞭子”从被“抽”到“揍敌人”，生动体现人物命运的转变。剧情化的歌曲很适合歌剧演员体现。那时候，任桂珍已出演过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红珊瑚》《洪湖赤卫队》等很多经典歌剧，歌唱艺术“炉火纯青”。清晰、真

得好的，公司给奖；考取重点学校的，给重奖；读上硕士博士的，给大奖；子女辍学的，重重扣奖。他在大会上说：“我们几百人在外流血流汗，不就是为了几百个家庭翻身致富吗？要是孩子辍学当文盲，我们打工还有什么意思？”他自己也拼命学习，四十多岁还去复旦大学进修，成为中国农民工队伍里最早学成的一名高级工程师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“麦莎”台风正面袭击海岛前，黄学建包了7辆大客车，把几百名农民工送到上海市区宾馆住下，一面避风，一面学习……

深水港8年，我写了近百万字。其中，写农民工和当地岛民的，最是得心应手。我找到他们，也找到了自己；写他们，就是写我自己。

我后来离开深水港，但我的笔再也没有离开底层。前些年郊区流传

的日记》里读到了这首问题三段体诗歌，便从中选取前两段八句谱曲；采用山歌风格，A-B-A曲式结构，通过深情-悲怆-激昂的情绪跌宕，深度表达对党的歌颂。作曲家对歌词的自主选择，往往寄托了内心蕴蓄的灼热情感。

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天津的践耳，中学时期就自修作曲与钢琴。在解放战争硝烟里，加入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，后来在华东军区文工团任乐队队长与指挥。1955年，他被送往前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。回国后，1961年底调入上海歌剧院。从一个文艺青年到大师级的专家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旋律里，倾注着对党的满腔感恩之情。

如果旋律是歌的翅膀，歌词便是它的“灵魂”。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词虽然取自《雷锋日记》，但作者不是雷锋。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有位技术员姚筱舟，出生于1933年，原籍江西铅山县的一个小镇。1949年4月，他16岁投笔从戎，曾随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，凯旋转业到了抗上。一个农家后代，当上新中国的光荣建设者，无比自豪。他把对党的感激之情，熔铸在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诗歌里。作品用笔名也就是矿名的谐音“蕉萍”发表在《陕西文艺》，后来入选春风文艺出版社编的《新民歌200首》。雷锋在一个偶然的机

会读到这首诗歌，便像喜遇知音一样，爱不释手，把它抄在自己的日记里。“我把党来比母亲”，这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。

作品的典型意义，在于表达社会最普遍的思想情感。姚筱舟的诗歌，道出了雷锋的心声，唤起了作曲家创作的热忱，也激发

了歌唱家深情“献声”。

不约而同，任桂珍与姚筱舟同年出生，只不过一个在江西，一个在山东。任桂珍父亲是地下党员，她从小受革命影响，15岁从济南家里出走，随军远征。因为喜欢唱歌跳舞，加入战地宣传队。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，在抗美援朝炮火燃烧的坑道里，任桂珍舍生忘死，纵情歌唱最可爱的人。

1956年，她随“革大文工团”进入上海歌剧院，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，对党始终感恩在怀。也可以说，任桂珍即唱响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前期准备不只是20分钟，而是30年的人生为她这次演唱提供了丰厚的感情储备。

有别于其他一些颂歌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潜在一些戏剧性：“旧社会鞭子抽我身，母亲只会泪淋淋，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，夺过鞭子揍敌人”。“我”、“母亲”与“党”三者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命运关系，而道具“鞭子”从被“抽”到“揍敌人”，生动体现人物命运的转变。剧情化的歌曲很适合歌剧演员体现。那时候，任桂珍已出演过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红珊瑚》《洪湖赤卫队》等很多经典歌剧，歌唱艺术“炉火纯青”。清晰、真

得好的，公司给奖；考取重点学校的，给重奖；读上硕士博士的，给大奖；子女辍学的，重重扣奖。他在大会上说：“我们几百人在外流血流汗，不就是为了几百个家庭翻身致富吗？要是孩子辍学当文盲，我们打工还有什么意思？”他自己也拼命学习，四十多岁还去复旦大学进修，成为中国农民工队伍里最早学成的一名高级工程师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“麦莎”台风正面袭击海岛前，黄学建包了7辆大客车，把几百名农民工送到上海市区宾馆住下，一面避风，一面学习……

深水港8年，我写了近百万字。其中，写农民工和当地岛民的，最是得心应手。我找到他们，也找到了自己；写他们，就是写我自己。

我后来离开深水港，但我的笔再也没有离开底层。前些年郊区流传

的日记》里读到了这首问题三段体诗歌，便从中选取前两段八句谱曲；采用山歌风格，A-B-A曲式结构，通过深情-悲怆-激昂的情绪跌宕，深度表达对党的歌颂。作曲家对歌词的自主选择，往往寄托了内心蕴蓄的灼热情感。

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天津的践耳，中学时期就自修作曲与钢琴。在解放战争硝烟里，加入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，后来在华东军区文工团任乐队队长与指挥。1955年，他被送往前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。回国后，1961年底调入上海歌剧院。从一个文艺青年到大师级的专家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旋律里，倾注着对党的满腔感恩之情。

如果旋律是歌的翅膀，歌词便是它的“灵魂”。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词虽然取自《雷锋日记》，但作者不是雷锋。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有位技术员姚筱舟，出生于1933年，原籍江西铅山县的一个小镇。1949年4月，他16岁投笔从戎，曾随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，凯旋转业到了抗上。一个农家后代，当上新中国的光荣建设者，无比自豪。他把对党的感激之情，熔铸在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诗歌里。作品用笔名也就是矿名的谐音“蕉萍”发表在《陕西文艺》，后来入选春风文艺出版社编的《新民歌200首》。雷锋在一个偶然的机

会读到这首诗歌，便像喜遇知音一样，爱不释手，把它抄在自己的日记里。“我把党来比母亲”，这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。

作品的典型意义，在于表达社会最普遍的思想情感。姚筱舟的诗歌，道出了雷锋的心声，唤起了作曲家创作的热忱，也激发

了歌唱家深情“献声”。

不约而同，任桂珍与姚筱舟同年出生，只不过一个在江西，一个在山东。任桂珍父亲是地下党员，她从小受革命影响，15岁从济南家里出走，随军远征。因为喜欢唱歌跳舞，加入战地宣传队。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，在抗美援朝炮火燃烧的坑道里，任桂珍舍生忘死，纵情歌唱最可爱的人。

1956年，她随“革大文工团”进入上海歌剧院，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，对党始终感恩在怀。也可以说，任桂珍即唱响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前期准备不只是20分钟，而是30年的人生为她这次演唱提供了丰厚的感情储备。

有别于其他一些颂歌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潜在一些戏剧性：“旧社会鞭子抽我身，母亲只会泪淋淋，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，夺过鞭子揍敌人”。“我”、“母亲”与“党”三者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命运关系，而道具“鞭子”从被“抽”到“揍敌人”，生动体现人物命运的转变。剧情化的歌曲很适合歌剧演员体现。那时候，任桂珍已出演过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红珊瑚》《洪湖赤卫队》等很多经典歌剧，歌唱艺术“炉火纯青”。清晰、真

得好的，公司给奖；考取重点学校的，给重奖；读上硕士博士的，给大奖；子女辍学的，重重扣奖。他在大会上说：“我们几百人在外流血流汗，不就是为了几百个家庭翻身致富吗？要是孩子辍学当文盲，我们打工还有什么意思？”他自己也拼命学习，四十多岁还去复旦大学进修，成为中国农民工队伍里最早学成的一名高级工程师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“麦莎”台风正面袭击海岛前，黄学建包了7辆大客车，把几百名农民工送到上海市区宾馆住下，一面避风，一面学习……

深水港8年，我写了近百万字。其中，写农民工和当地岛民的，最是得心应手。我找到他们，也找到了自己；写他们，就是写我自己。

我后来离开深水港，但我的笔再也没有离开底层。前些年郊区流传

的日记》里读到了这首问题三段体诗歌，便从中选取前两段八句谱曲；采用山歌风格，A-B-A曲式结构，通过深情-悲怆-激昂的情绪跌宕，深度表达对党的歌颂。作曲家对歌词的自主选择，往往寄托了内心蕴蓄的灼热情感。

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天津的践耳，中学时期就自修作曲与钢琴。在解放战争硝烟里，加入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，后来在华东军区文工团任乐队队长与指挥。1955年，他被送往前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。回国后，1961年底调入上海歌剧院。从一个文艺青年到大师级的专家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旋律里，倾注着对党的满腔感恩之情。

如果旋律是歌的翅膀，歌词便是它的“灵魂”。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词虽然取自《雷锋日记》，但作者不是雷锋。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有位技术员姚筱舟，出生于1933年，原籍江西铅山县的一个小镇。1949年4月，他16岁投笔从戎，曾随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，凯旋转业到了抗上。一个农家后代，当上新中国的光荣建设者，无比自豪。他把对党的感激之情，熔铸在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诗歌里。作品用笔名也就是矿名的谐音“蕉萍”发表在《陕西文艺》，后来入选春风文艺出版社编的《新民歌200首》。雷锋在一个偶然的机

会读到这首诗歌，便像喜遇知音一样，爱不释手，把它抄在自己的日记里。“我把党来比母亲”，这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。

作品的典型意义，在于表达社会最普遍的思想情感。姚筱舟的诗歌，道出了雷锋的心声，唤起了作曲家创作的热忱，也激发

了歌唱家深情“献声”。

不约而同，任桂珍与姚筱舟同年出生，只不过一个在江西，一个在山东。任桂珍父亲是地下党员，她从小受革命影响，15岁从济南家里出走，随军远征。因为喜欢唱歌跳舞，加入战地宣传队。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，在抗美援朝炮火燃烧的坑道里，任桂珍舍生忘死，纵情歌唱最可爱的人。

1956年，她随“革大文工团”进入上海歌剧院，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，对党始终感恩在怀。也可以说，任桂珍即唱响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前期准备不只是20分钟，而是30年的人生为她这次演唱提供了丰厚的感情储备。

有别于其他一些颂歌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潜在一些戏剧性：“旧社会鞭子抽我身，母亲只会泪淋淋，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，夺过鞭子揍敌人”。“我”、“母亲”与“党”三者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命运关系，而道具“鞭子”从被“抽”到“揍敌人”，生动体现人物命运的转变。剧情化的歌曲很适合歌剧演员体现。那时候，任桂珍已出演过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红珊瑚》《洪湖赤卫队》等很多经典歌剧，歌唱艺术“炉火纯青”。清晰、真

得好的，公司给奖；考取重点学校的，给重奖；读上硕士博士的，给大奖；子女辍学的，重重扣奖。他在大会上说：“我们几百人在外流血流汗，不就是为了几百个家庭翻身致富吗？要是孩子辍学当文盲，我们打工还有什么意思？”他自己也拼命学习，四十多岁还去复旦大学进修，成为中国农民工队伍里最早学成的一名高级工程师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“麦莎”台风正面袭击海岛前，黄学建包了7辆大客车，把几百名农民工送到上海市区宾馆住下，一面避风，一面学习……

深水港8年，我写了近百万字。其中，写农民工和当地岛民的，最是得心应手。我找到他们，也找到了自己；写他们，就是写我自己。

我后来离开深水港，但我的笔再也没有离开底层。前些年郊区流传

的日记》里读到了这首问题三段体诗歌，便从中选取前两段八句谱曲；采用山歌风格，A-B-A曲式结构，通过深情-悲怆-激昂的情绪跌宕，深度表达对党的歌颂。作曲家对歌词的自主选择，往往寄托了内心蕴蓄的灼热情感。

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天津的践耳，中学时期就自修作曲与钢琴。在解放战争硝烟里，加入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，后来在华东军区文工团任乐队队长与指挥。1955年，他被送往前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。回国后，1961年底调入上海歌剧院。从一个文艺青年到大师级的专家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旋律里，倾注着对党的满腔感恩之情。

如果旋律是歌的翅膀，歌词便是它的“灵魂”。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词虽然取自《雷锋日记》，但作者不是雷锋。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有位技术员姚筱舟，出生于1933年，原籍江西铅山县的一个小镇。1949年4月，他16岁投笔从戎，曾随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，凯旋转业到了抗上。一个农家后代，当上新中国的光荣建设者，无比自豪。他把对党的感激之情，熔铸在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诗歌里。作品用笔名也就是矿名的谐音“蕉萍”发表在《陕西文艺》，后来入选春风文艺出版社编的《新民歌200首》。雷锋在一个偶然的机

会读到这首诗歌，便像喜遇知音一样，爱不释手，把它抄在自己的日记里。“我把党来比母亲”，这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。

作品的典型意义，在于表达社会最普遍的思想情感。姚筱舟的诗歌，道出了雷锋的心声，唤起了作曲家创作的热忱，也激发

了歌唱家深情“献声”。

不约而同，任桂珍与姚筱舟同年出生，只不过一个在江西，一个在山东。任桂珍父亲是地下党员，她从小受革命影响，15岁从济南家里出走，随军远征。因为喜欢唱歌跳舞，加入战地宣传队。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，在抗美援朝炮火燃烧的坑道里，任桂珍舍生忘死，纵情歌唱最可爱的人。

1956年，她随“革大文工团”进入上海歌剧院，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，对党始终感恩在怀。也可以说，任桂珍即唱响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前期准备不只是20分钟，而是30年的人生为她这次演唱提供了丰厚的感情储备。

有别于其他一些颂歌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潜在一些戏剧性：“旧社会鞭子抽我身，母亲只会泪淋淋，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，夺过鞭子揍敌人”。“我”、“母亲”与“党”三者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命运关系，而道具“鞭子”从被“抽”到“揍敌人”，生动体现人物命运的转变。剧情化的歌曲很适合歌剧演员体现。那时候，任桂珍已出演过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红珊瑚》《洪湖赤卫队》等很多经典歌剧，歌唱艺术“炉火纯青”。清晰、真

得好的，公司给奖；考取重点学校的，给重奖；读上硕士博士的，给大奖；子女辍学的，重重扣奖。他在大会上说：“我们几百人在外流血流汗，不就是为了几百个家庭翻身致富吗？要是孩子辍学当文盲，我们打工还有什么意思？”他自己也拼命学习，四十多岁还去复旦大学进修，成为中国农民工队伍里最早学成的一名高级工程师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“麦莎”台风正面袭击海岛前，黄学建包了7辆大客车，把几百名农民工送到上海市区宾馆住下，一面避风，一面学习……

深水港8年，我写了近百万字。其中，写农民工和当地岛民的，最是得心应手。我找到他们，也找到了自己；写他们，就是写我自己。

我后来离开深水港，但我的笔再也没有离开底层。前些年郊区流传

的日记》里读到了这首问题三段体诗歌，便从中选取前两段八句谱曲；采用山歌风格，A-B-A曲式结构，通过深情-悲怆-激昂的情绪跌宕，深度表达对党的歌颂。作曲家对歌词的自主选择，往往寄托了内心蕴蓄的灼热情感。

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天津的践耳，中学时期就自修作曲与钢琴。在解放战争硝烟里，加入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，后来在华东军区文工团任乐队队长与指挥。1955年，他被送往前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。回国后，1961年底调入上海歌剧院。从一个文艺青年到大师级的专家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旋律里，倾注着对党的满腔感恩之情。

如果旋律是歌的翅膀，歌词便是它的“灵魂”。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词虽然取自《雷锋日记》，但作者不是雷锋。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有位技术员姚筱舟，出生于1933年，原籍江西铅山县的一个小镇。1949年4月，他16岁投笔从戎，曾随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，凯旋转业到了抗上。一个农家后代，当上新中国的光荣建设者，无比自豪。他把对党的感激之情，熔铸在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诗歌里。作品用笔名也就是矿名的谐音“蕉萍”发表在《陕西文艺》，后来入选春风文艺出版社编的《新民歌200首》。雷锋在一个偶然的机

会读到这首诗歌，便像喜遇知音一样，爱不释手，把它抄在自己的日记里。“我把党来比母亲”，这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。

作品的典型意义，在于表达社会最普遍的思想情感。姚筱舟的诗歌，道出了雷锋的心声，唤起了作曲家创作的热忱，也激发

了歌唱家深情“献声”。

不约而同，任桂珍与姚筱舟同年出生，只不过一个在江西，一个在山东。任桂珍父亲是地下党员，她从小受革命影响，15岁从济南家里出走，随军远征。因为喜欢唱歌跳舞，加入战地宣传队。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，在抗美援朝炮火燃烧的坑道里，任桂珍舍生忘死，纵情歌唱最可爱的人。

1956年，她随“革大文工团”进入上海歌剧院，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，对党始终感恩在怀。也可以说，任桂珍即唱响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前期准备不只是20分钟，而是30年的人生为她这次演唱提供了丰厚的感情储备。

有别于其他一些颂歌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潜在一些戏剧性：“旧社会鞭子抽我身，母亲只会泪淋淋，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，夺过鞭子揍敌人”。“我”、“母亲”与“党”三者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命运关系，而道具“鞭子”从被“抽”到“揍敌人”，生动体现人物命运的转变。剧情化的歌曲很适合歌剧演员体现。那时候，任桂珍已出演过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红珊瑚》《洪湖赤卫队》等很多经典歌剧，歌唱艺术“炉火纯青”。清晰、真

得好的，公司给奖；考取重点学校的，给重奖；读上硕士博士的，给大奖；子女辍学的，重重扣奖。他在大会上说：“我们几百人在外流血流汗，不就是为了几百个家庭翻身致富吗？要是孩子辍学当文盲，我们打工还有什么意思？”他自己也拼命学习，四十多岁还去复旦大学进修，成为中国农民工队伍里最早学成的一名高级工程师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“麦莎”台风正面袭击海岛前，黄学建包了7辆大客车，把几百名农民工送到上海市区宾馆住下，一面避风，一面学习……

深水港8年，我写了近百万字。其中，写农民工和当地岛民的，最是得心应手。我找到他们，也找到了自己；写他们，就是写我自己。

我后来离开深水港，但我的笔再也没有离开底层。前些年郊区流传

的日记》里读到了这首问题三段体诗歌，便从中选取前两段八句谱曲；采用山歌风格，A-B-A曲式结构，通过深情-悲怆-激昂的情绪跌宕，深度表达对党的歌颂。作曲家对歌词的自主选择，往往寄托了内心蕴蓄的灼热情感。

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天津的践耳，中学时期就自修作曲与钢琴。在解放战争硝烟里，加入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，后来在华东军区文工团任乐队队长与指挥。1955年，他被送往前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。回国后，1961年底调入上海歌剧院。从一个文艺青年到大师级的专家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旋律里，倾注着对党的满腔感恩之情。

如果旋律是歌的翅膀，歌词便是它的“灵魂”。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词虽然取自《雷锋日记》，但作者不是雷锋。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有位技术员姚筱舟，出生于1933年，原籍江西铅山县的一个小镇。1949年4月，他16岁投笔从戎，曾随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，凯旋转业到了抗上。一个农家后代，当上新中国的光荣建设者，无比自豪。他把对党的感激之情，熔铸在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诗歌里。作品用笔名也就是矿名的谐音“蕉萍”发表在《陕西文艺》，后来入选春风文艺出版社编的《新民歌200首》。雷锋在一个偶然的机

会读到这首诗歌，便像喜遇知音一样，爱不释手，把它抄在自己的日记里。“我把党来比母亲”，这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。

作品的典型意义，在于表达社会最普遍的思想情感。姚筱舟的诗歌，道出了雷锋的心声，唤起了作曲家创作的热忱，也激发

了歌唱家深情“献声”。

不约而同，任桂珍与姚筱舟同年出生，只不过一个在江西，一个在山东。任桂珍父亲是地下党员，她从小受革命影响，15岁从济南家里出走，随军远征。因为喜欢唱歌跳舞，加入战地宣传队。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，在抗美援朝炮火燃烧的坑道里，任桂珍舍生忘死，纵情歌唱最可爱的人。

1956年，她随“革大文工团”进入上海歌剧院，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，对党始终感恩在怀。也可以说，任桂珍即唱响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前期准备不只是20分钟，而是30年的人生为她这次演唱提供了丰厚的感情储备。

有别于其他一些颂歌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潜在一些戏剧性：“旧社会鞭子抽我身，母亲只会泪淋淋，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，夺过鞭子揍敌人”。“我”、“母亲”与“党”三者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命运关系，而道具“鞭子”从被“抽”到“揍敌人”，生动体现人物命运的转变。剧情化的歌曲很适合歌剧演员体现。那时候，任桂珍已出演过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红珊瑚》《洪湖赤卫队》等很多经典歌剧，歌唱艺术“炉火纯青”。清晰、真

得好的，公司给奖；考取重点学校的，给重奖；读上硕士博士的，给大奖；子女辍学的，重重扣奖。他在大会上说：“我们几百人在外流血流汗，不就是为了几百个家庭翻身致富吗？要是孩子辍学当文盲，我们打工还有什么意思？”他自己也拼命学习，四十多岁还去复旦大学进修，成为中国农民工队伍里最早学成的一名高级工程师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“麦莎”台风正面袭击海岛前，黄学建包了7辆大客车，把几百名农民工送到上海市区宾馆住下，一面避风，一面学习……

深水港8年，我写了近百万字。其中，写农民工和当地岛民的，最是得心应手。我找到他们，也找到了自己；写他们，就是写我自己。

我后来离开深水港，但我的笔再也没有离开底层。前些年郊区流传

的日记》里读到了这首问题三段体诗歌，便从中选取前两段八句谱曲；采用山歌风格，A-B-A曲式结构，通过深情-悲怆-激昂的情绪跌宕，深度表达对党的歌颂。作曲家对歌词的自主选择，往往寄托了内心蕴蓄的灼热情感。

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天津的践耳，中学时期就自修作曲与钢琴。在解放战争硝烟里，加入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，后来在华东军区文工团任乐队队长与指挥。1955年，他被送往前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。回国后，1961年底调入上海歌剧院。从一个文艺青年到大师级的专家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旋律里，倾注着对党的满腔感恩之情。

如果旋律是歌的翅膀，歌词便是它的“灵魂”。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词虽然取自《雷锋日记》，但作者不是雷锋。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有位技术员姚筱舟，出生于1933年，原籍江西铅山县的一个小镇。1949年4月，他16岁投笔从戎，曾随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，凯旋转业到了抗上。一个农家后代，当上新中国的光荣建设者，无比自豪。他把对党的感激之情，熔铸在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诗歌里。作品用笔名也就是矿名的谐音“蕉萍”发表在《陕西文艺》，后来入选春风文艺出版社编的《新民歌200首》。雷锋在一个偶然的机

会读到这首诗歌，便像喜遇知音一样，爱不释手，把它抄在自己的日记里。“我把党来比母亲”，这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。

作品的典型意义，在于表达社会最普遍的思想情感。姚筱舟的诗歌，道出了雷锋的心声，唤起了作曲家创作的热忱，也激发

了歌唱家深情“献声”。

不约而同，任桂珍与姚筱舟同年出生，只不过一个在江西，一个在山东。任桂珍父亲是地下党员，她从小受革命影响，15岁从济南家里出走，随军远征。因为喜欢唱歌跳舞，加入战地宣传队。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，在抗美援朝炮火燃烧的坑道里，任桂珍舍生忘死，纵情歌唱最可爱的人。

1956年，她随“革大文工团”进入上海歌剧院，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，对党始终感恩在怀。也可以说，任桂珍即唱响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前期准备不只是20分钟，而是30年的人生为她这次演唱提供了丰厚的感情储备。

有别于其他一些颂歌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潜在一些戏剧性：“旧社会鞭子抽我身，母亲只会泪淋淋，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，夺过鞭子揍敌人”。“我”、“母亲”与“党”三者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命运关系，而道具“鞭子”从被“抽”到“揍敌人”，生动体现人物命运的转变。剧情化的歌曲很适合歌剧演员体现。那时候，任桂珍已出演过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红珊瑚》《洪湖赤卫队》等很多经典歌剧，歌唱艺术“炉火纯青”。清晰、真

得好的，公司给奖；考取重点学校的，给重奖；读上硕士博士的，给大奖；子女辍学的，重重扣奖。他在大会上说：“我们几百人在外流血流汗，不就是为了几百个家庭翻身致富吗？要是孩子辍学当文盲，我们打工还有什么意思？”他自己也拼命学习，四十多岁还去复旦大学进修，成为中国农民工队伍里最早学成的一名高级工程师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“麦莎”台风正面袭击海岛前，黄学建包了7辆大客车，把几百名农民工送到上海市区宾馆住下，一面避风，一面学习……

深水港8年，我写了近百万字。其中，写农民工和当地岛民的，最是得心应手。我找到他们，也找到了自己；写他们，就是写我自己。

我后来离开深水港，但我的笔再也没有离开底层。前些年郊区流传

的日记》里读到了这首问题三段体诗歌，便从中选取前两段八句谱曲；采用山歌风格，A-B-A曲式结构，通过深情-悲怆-激昂的情绪跌宕，深度表达对党的歌颂。作曲家对歌词的自主选择，往往寄托了内心蕴蓄的灼热情感。

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天津的践耳，中学时期就自修作曲与钢琴。在解放战争硝烟里，加入苏中军区前线话剧团，后来在华东军区文工团任乐队队长与指挥。1955年，他被送往前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。回国后，1961年底调入上海歌剧院。从一个文艺青年到大师级的专家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旋律里，倾注着对党的满腔感恩之情。

如果旋律是歌的翅膀，歌词便是它的“灵魂”。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词虽然取自《雷锋日记》，但作者不是雷锋。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有位技术员姚筱舟，出生于1933年，原籍江西铅山县的一个小镇。1949年4月，他16岁投笔从戎，曾随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，凯旋转业到了抗上。一个农家后代，当上新中国的光荣建设者，无比自豪。他把对党的感激之情，熔铸在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诗歌里。作品用笔名也就是矿名的谐音“蕉萍”发表在《陕西文艺》，后来入选春风文艺出版社编的《新民歌200首》。雷锋在一个偶然的机

会读到这首诗歌，便像喜遇知音一样，爱不释手，把它抄在自己的日记里。“我把党来比母亲”，这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。

作品的典型意义，在于表达社会最普遍的思想情感。姚筱舟的诗歌，道出了雷锋的心声，唤起了作曲家创作的热忱，也激发

了歌唱家深情“献声”。

不约而同，任桂珍与姚筱舟同年出生，只不过一个在江西，一个在山东。任桂珍父亲是地下党员，她从小受革命影响，15岁从济南家里出走，随军远征。因为喜欢唱歌跳舞，加入战地宣传队。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，在抗美援朝炮火燃烧的坑道里，任桂珍舍生忘死，纵情歌唱最可爱的人。

1956年，她随“革大文工团”进入上海歌剧院，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，对党始终感恩在怀。也可以说，任桂珍即唱响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前期准备不只是20分钟，而是30年的人生为她这次演唱提供了丰厚的感情储备。

有别于其他一些颂歌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潜在一些戏剧性：“旧社会鞭子抽我身，母亲只会泪淋淋，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，夺过鞭子揍敌人”。“我”、“母亲”与“党”三者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命运关系，而道具“鞭子”从被“抽”到“揍敌人”，生动体现人物命运的转变。剧情化的歌曲很适合歌剧演员体现。那时候，任桂珍已出演过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红珊瑚》《洪湖赤卫队》等很多经典歌剧，歌唱艺术“炉火纯青”。清晰、真

得好的，公司给奖；考取重点学校的，给重奖；读上硕士博士的，给大奖；子女辍学的，重重扣奖。他在大会上说：“我们几百人在外流血流汗，不就是为了几百个家庭翻身致富吗？要是孩子辍学当文盲，我们打工还有什么意思？”他自己也拼命学习，四十多岁还去复旦大学进修，成为中国农民工队伍里最早学成的一名高级工程师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“麦莎”台风正面袭击海岛前，黄学建包了7辆大客车，把几百名农民工送到上海市区宾馆住下，一面避风，一面学习……

深水港8年，我写了近百万字。其中，写